

好花好天

④
前子
图/文



湖南文艺出版社

④前子 图/文

好花好天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花好天 / 车前子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6.1

ISBN 7-5404-35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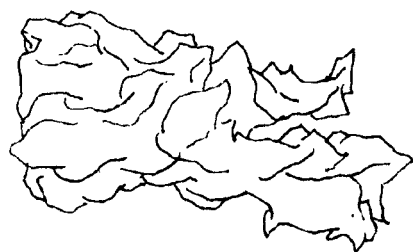
I. 好... II. 车...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6152 号

好花好天

作 者 车前子
责任编辑 谢不周 徐小芳
装帧设计 周基东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向朝晖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 编 410014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
成品尺寸 230×157 毫米
开 本 980×670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82,000
印 数 1—8,000
书 号 ISBN 7-5404-3598-4 / I·2217
定 价 22.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责任编辑/谢不周 徐小芳

装帧设计/周基东设计工作室

目 录

第一辑

瓦屋倒影.....	005
紫砂之旅.....	007
南京的天是蓝的.....	010
红菱艳.....	016
酒之间，茶之间.....	019
杭州官话.....	022
青花.....	026
墨黑一段滋味.....	028
南浔夜雨.....	031
淡红深碧挂长竿.....	034
开盏火.....	037

第二辑

回忆金鱼.....	041
回忆扬州.....	043
回忆南通与朱大德.....	046
回忆一个无名小站.....	049
回忆凳子.....	051
回忆点心店.....	052
回忆船.....	054
回忆大公园里的一棵桃树.....	056
回忆猜谜语.....	057
回忆罗汉果.....	060
回忆绣球花.....	062
回忆西瓜.....	064

回忆看电影.....	067
回忆悬铃木.....	070
回忆香椿.....	071
回忆丁香.....	072
回忆茶.....	073
回忆花.....	075
回忆墨.....	077
回忆书.....	079
回忆张宗子.....	081
回忆鸟.....	082
回忆羊.....	084
回忆禁书.....	086
回忆菖蒲花.....	090

第三辑

煞有介事.....	093
我们是赤裸的.....	094
无头骑士.....	096
下午鸡.....	098
盛夏的声音.....	100
白烟肉.....	101
该写点什么.....	103
北戴河日记.....	105
长板凳上吃藕粉.....	113
三上黄山作诗人.....	115
带城墙的家园.....	117

辛夷花和太湖石.....	119
土豆篮.....	120

第四辑

两个梦游.....	123
在灰砖碎石十字花铺地梦游.....	144
在苏州梦游.....	148
在古琴梦游.....	166

第五辑

明月前身.....	193
古老花园.....	198
手艺的黄昏.....	203
偶记.....	207
探花人情.....	209
一日游逛，十年浪荡.....	212
我的朋友邹静之.....	214
昨晚的梦.....	217
J. H. Prynne以及诗人在空中生活.....	218
如月.....	222



瓦屋倒影

江南古镇像一本册页，粗翻翻差不多，细看还各有味道，但味道在哪里，在我恐怕又一时说不出。说不出更好，我们都已经说得太多了。这倒不是借口。

去年秋天，我从北到南地玩了近一个月，最后一站定在西塘。到西塘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半，或许我疲倦的缘故，心里觉得只是近黄昏。阴差阳错，也可能是有所期待，黄昏的古镇才有一层古意，西塘竟然是我觉得大有古意的小镇，流水是老南瓜的黄，没有火气。尽管水火不相容，但都市的河水却都有火气的，火气还很大。

郁达夫到一个地方，会先读地方志，这是传统做派。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地方，就先上网，我在网上查到“西塘”，第一句话就是：

西塘地势平坦，河流密布。

西塘的地势的确是很平坦的，河流也密布。但说到江南古镇，哪个古镇不是地势平坦和河流密布呢？看来这并不是西塘的特色。如果江南有一个古镇地势不平坦，也没有河流，那么去玩的人可能更多了，就像动物园里都是黄老虎，突然来了头白虎，不是更稀罕吗？所以这样的古镇江南还没有，要看白虎，我们还必须跑到山西平遥去。

我差一点放弃去西塘的打算。后来又读到：

两岸粉墙高耸，瓦屋倒影。

“瓦屋倒影”这四个字打动了。什么地方没有瓦屋？凡江南古镇也都有瓦屋的倒影，凭什么我就被西塘的“瓦屋倒影”这四个字打动，人世间的事情真是说不清的。

我下车的地方，是一个石人一匹石马，衬着杏仁酥般色调的围墙，围墙后面，是一座简陋的新公房，正觉得它的简陋，忽然二层楼上有个少妇跑到窗口来收衣服，像一只青鸟在亭台楼阁间跳跃。

我就往镇子里走，想着“瓦屋倒影”这四个字是好，但真要去河边看“瓦屋倒影”，似乎又有些画蛇添足。我坐在进入古镇的一座石拱桥上记了点笔记，来了两个像文化人的男女，凑上来看，那个男人头快趴到我的笔记簿上来了，很少遇到这样的事，我也就珍惜，停下笔，捧高了笔记簿，让他看个明白。

西塘以桥多、弄多、廊棚多而闻名于世，我对桥和廊棚颇有兴趣，对弄的兴趣一般，弄总让我想到弄是非。据说宋代以来西塘已建有安境桥、仁桥、清宁桥，清朝又建有卧龙桥、来凤桥，看看这些桥名，清朝以前的就是比清朝的雅洁。清朝这个朝代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原来都是在电视剧市场上。桥上走的人多了，桥才是桥。桥是老的沉着，水是新的活泼，廊棚呢不老不新，使商贾贸易、行人过往无雨淋日晒之忧的时候，又有观赏之乐。廊棚下有卖一口肉粽的，意思是一口就能吞下，我看了看，觉得自己一口不一定就能吞下。

卖一口肉粽的老先生面相不错，钢精锅里煮着一锅夜色。

紫砂之旅

路上青布灰布，青布的中山装、列宁装，灰布的中山装，灰布的裤子，黑布的裤子。老旧气的宜兴，不但现在回忆起来如此，就是当时也是如此。泥泞，积水，瓮砌成的矮墙和茅草屋顶的立面墙。住在山上的人用白石造房。住在海滨的人用盐、贝壳和涛声造房。住在桑园的人用情丝造房，哦，那是情种或者春蚕。住在自己心境里的人用傲慢造房。而宜兴人用瓮造房。

宜兴人用瓮造房，据说有个好处，瓮里贮满清水，一旦遭遇火灾，只要把瓮打破，墙里马上喷出一队救火会，用不着敲锅砸铁地向四邻报警了。

出苏州一路上天还是阴着，才到宜兴地面，雨就下来了，不是“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的雨，而有了“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的意味。这意味是南宋末年的宜兴人蒋捷的。我向来不悦宋词，但对蒋捷的《竹山词》却借来看过，“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句话曾常书写，另一首词（《虞美人》）以前还能背诵：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青布灰布，有人在大柳树下躲雨，看来这雨也是突然而至。也不一定。有人打着油纸伞歪斜赶路，黑布裤子的裤脚管上各夹了一只竹夹子，套鞋把烂泥踩得噼啪直响，一阵兴奋。路上的山、山影，影影绰绰，是影影绰绰地浮着紫气且吹落霜花满袖了。这霜花

的的飘云荡雾。阴阴沉沉，两面竹林，如果往里面走才阴阴沉沉，这是我以后的经验。当时车在路上奔着，两面的竹林新绿得仿佛弄假成真：是给人世间的匆匆过客搭置的布景。

去宜兴玩，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出门旅游，和父母，和妹妹们，还有其他一些人。那时我正读小学，我记得我的小妹妹还被我母亲抱在怀里。我们去了张公洞、善卷洞，最后去了丁山陶瓷厂。是丁山陶瓷厂吗？我不清楚了。我看上一只紫砂茶壶，造型简单，朴素中显出华贵，我父亲给我买了。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紫砂茶壶叫光货。当时有几个人劝说我挑南瓜形状的、梅桩形状的紫砂茶壶，或者在壶上刻了“风雨送春归”字样的，我死活不要。我父亲在一旁一句话也不说，随便我选。宜兴紫砂器具闻名天下，尤其是它的紫砂茶壶。用它来泡茶，就是在夏天放上一夜，也不会发馊。更重要的是它泡出的茶没有熟汤气。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这把紫砂茶壶跟了我近三十年，但也不是总用来喝茶，有几年我把它作了酒壶，冬天的时候，我装黄酒。那时候没钱，只能喝一点名之为黄酒其实是勾兑的准黄酒，为了去除过于浓烈的酒精味，我把准黄酒先倒进紫砂茶壶，再沉下三五上海产的话梅（俗称“奶油话梅”。广东产的话梅不行，添加料太多，不够纯粹），泡放一天，翌日夜晚隔水加温，实在是把紫砂茶壶端入铝皮锅里蒸。紫砂茶壶和话梅能把酒精味共同钓走。只是如此酒的味道带着酸甜，但口感上真的厚了。黄酒的美，美在厚上。意思到，我就快活。

宜兴的紫砂器具发端于宋朝，它的茶壶是从明代中期逐渐艺术化的——从实用的一件茶具，到最后都舍不得用、只作为观赏的艺术品，其中大约经过五六百年时间。从实用到艺术，艺术就是这样发展来的，这就是艺术的根部吧。明朝正德嘉靖年间，有个名“供春”（传说大名为龚春）的书童，随吴姓主人在金沙寺读书，他忙里偷闲向寺院里的一个老和尚学得了制作紫砂茶壶的手艺，青出于蓝，一举成名，书童他做的紫砂茶壶就叫“供春壶”，在当时就有“供春之壶，胜于金玉”的说法。从此名家辈出，明朝有时大彬、

徐友泉、陈仲美等高手，清朝有陈鸣远、陈曼生、邵大亨等行家，尤其是陈曼生和杨彭年合作的“曼生壶”，将诗文书法绘画汇集一壶，达到了另一个高峰。这也是老生常谈。故宫收藏了一把“供春壶”，据说是惟一的一把，我只见过照片，模仿一段老树干，疙疙瘩瘩，那些疙瘩像是软的，有弹性的，饱含春雨秋水。有专家说是赝品。如果是赝品，我觉得更好，这样就神龙见尾不见首了。就像“画中有诗”的王维，就像“米家点”的米芾，他们果有真迹流传至今的话，那会减少我们多少向往和想象的兴味。

艺术史上仅仅留下姓名的艺术家，同时再有一点神奇的故事在边上烘云托月，在我看来，他们倒拣了个大便宜。

宜兴紫砂茶壶大致分为两种，花货和光货。“供春壶”属于花货，“曼生壶”属于光货。我并不流连“曼生壶”，所谓的“曼生十八式”，我见到几式，觉得尖新乖巧了一点。“曼生壶”一如杨万里摆脱江西诗派后的诗风，别开生面，却器量窄小。但杨万里还是中国第一流诗人，胸襟泛滥不一定是好事，泛泛而谈者泛滥成灾。

花货就是仿造松树、桃子一类的写实的茶壶，光货就是壶形只是几何体的茶壶。欣赏紫砂茶壶，花货要不矫揉造作，光货要不枯燥乏味，就是紫砂茶壶中的上品。不但制作很难，欣赏也很难。这要专门学问，我是连皮毛都还没沾上呢。

有一天我上班，发现我办公桌上的那一把跟了我近三十年的紫砂茶壶不翼而飞，它是有情之物吧，想必出门寻找我的童年去了。

南京的天是蓝的

香樟树并没多少香气，因为它绿着，高高的，在庭院之中。把我的视线引向遮蔽。庭院之中还有更多的房子，我看屋顶。那是悬山顶。那是硬山顶。我无来由地认为，江南只有很少的乌鸦和猫头鹰。也就少了一些色彩。元朝人的食谱上有一道菜：烤猫头鹰。真不知道他们怎么啦。文化的失传往往受到口味改变的影响。下一代的口味改变了，上一代的文化也就失传了。江南人过去不吃辣，现在吃辣了，心理必然有所改变。心理有所改变，文化必然有所改变。改变怎么啦。我是越来越觉得江南文化的水性杨花。颜料中有水性颜料和油性颜料之分，江南像水性颜料。花青，藤黄，再来一点靛蓝。染了过去。晕了过去。江南只有很少的乌鸦和猫头鹰，也不是无来由地认为。我在江南——我的记忆里江南不是有很少的乌鸦和猫头鹰，根本没有乌鸦和猫头鹰——反正我没见过。它们是深紫色的浆果，很容易烂的。或许根本没有。

燕子也不常看见。

朱雀桥边，乌衣巷口，“旧时王谢堂前燕”，刘禹锡说的是南京掌故，但刘禹锡一生并没有到过南京，所以是很靠不住的。也就是说他既然没有到过南京，南京的燕子从何谈起——诗人对视觉之外的东西更有兴趣。燕子拿着生锈的剪刀，在石头城较下三尺寂寞。我已经有十年未至南京，上个月去了，我们的城市都在变大——我抱住寂寞，像一面旗，抱住高处的微风。这话说得矫情，我现在散文写得越多，人也越发矫情。矫情是我在当代的谋生手段。我以前认为我的散文是给五百年后的有教养的人看的，我现在觉得做不到。因为我写的散文仅仅是我的粮票。那时“江苏省粮

票”上印着玫瑰红的南京长江大桥。那时发行三种粮票：全国粮票、省内粮票和本地粮票。全国粮票可以去北京买窝窝头吃，拿着比如江苏省粮票，去了北京，别说窝窝头，就是窝窝没头，也买不到。现在粮票取消了。我首先需要把我取消，让抖动变成纤维，我疲倦了，纤维疲倦了——隐藏在微风的抖动中。上个月去了南京，我一点也不寂寞。几个朋友陪我玩，去了燕子矶：车过晓庄，我说能看到樱桃园吗？

我没寂寞，我只是疲倦。但兴致勃勃。

二十年前，我在南京街头闲逛，在鼓楼附近，见到水果店，那时水果店很少，商店很少，那时的街头多的是什么——现在竟然一时想不起来了。在那家水果店，我买到了晓庄樱桃。晓庄樱桃的名气彩霞满天，六朝铅华洗红了秦淮河水。休洗红，夫子庙的气色发黑了。我摸黑走过。

一台彩色复印机刚刚搬进店铺，不一会儿，它就工作：一颗又一颗玻璃弹子被复印出来，有樱桃大小，比它更红，只是少了核和心肝。我对朋友说，我这是第一次来晓庄，怎么像枣庄似的。其实枣庄我也没去过。2004年11月15日下午3点钟左右的晓庄，仿佛生活在南京的一个隆隆作响的机械厂——铁屑，红漆，工作服，车间主任涨红了脸训斥着同样涨红了脸的学徒工。

第二天，原想去鬼脸城的，结果没去。是我不想去了，为了保持想象的不确定性和活力。不确定性本身就是活力。

南京的天是蓝的，其他地方的天就不蓝？因为南京人说话“南”“蓝”不分，所以南京的天特别蓝。我在南京多年，许多地方没去，学会的南京话也只三句：

“南京的天是蓝的。”

“你高得不得了！”

“阿要辣油？”

公交车上，南京人挤，挤急了，就相互瞪眼，瞪急了，就异口同声地喊：“你高得不得了！”南京有紫金山，也就是钟山，昔日

王气浩荡，当然高得不得了。“阿要辣油？”是面摊主的问候语，面摊主端上碗热气腾腾的菜下面时，总会问上这一句。从这后两句南京话上，基本可以看出我那几年在南京的日常生活——挤公交车，吃菜下面，无所事事。也可以看出南京人的日常生活——挤公交车，吃菜下面，只不过不是无所事事，而是瞎忙。我觉得天下最瞎忙的是南京人，天下最贼闲的是成都人。从喝茶这件事上就可以察觉，所谓喝茶者贼闲。在南京几乎没有喝茶的地方，一想喝茶，就说“去鸡鸣寺”，好像只有一个鸡鸣寺，起码是我只知道在鸡鸣寺才有茶喝，起码是我周围的朋友只知道在鸡鸣寺才有茶喝。而成都整个城市就是一座茶馆。鸡鸣寺里喝茶的人寥寥；我在成都，与朋友去青羊宫喝茶，还不是休息天，青羊宫的室内露天坐满了人，只有一块地方有空，厕所门口。我那朋友讲将就将就，茶博士还说不行，已经被人预订掉了。后来我上厕所，连厕所里都是捧着茶碗的人。

南京的早春很美，贴梗海棠我什么地方没见到？有一次我在南京城墙上见到一株贴梗海棠，若有若无的细雨中红得触目惊心：那些红往下滴落，散淡入空气，而花朵上的红并没有减少，似乎更浓了。它是南京城里伟大的诗人，洋洋洒洒，下笔万言，内心的诗情却不会干涸。它是胭脂的水库，粉黛的自来水公司，化妆的随园。

出南京大学后门，据说就是随园故址，现在是一点痕迹也没有了。从高低不平的地势上，还是感觉到当初的因借与自然。那里有家“随园饭店”，比南京大学第三食堂的菜烧得好一些。

江南有些独特的地方小吃，南京的鸭肫，宜兴的老油豆腐干，常州的葱管糖，无锡的肉骨头，上海的城隍庙五香豆，我都爱吃。我去上海这么多回，城隍庙却从没到此一游。城隍庙这三个字，在我心里引起的反应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是庸俗和恐怖。不像夫子庙，我到南京，有时间的话总要去夫子庙转转。夫子庙这三个字搭配得好，一脸庄重，眼神又很活泼的样子。夫子庙的小吃很有名，吃过不少。记得有一家卖“扬州干丝”的老店，我去过两次，第一次是

服务员的态度极其蛮横，上“扬州干丝”时把碗往桌上一扔，汤水四溅，但“扬州干丝”的味道真好，以前大概是国营的，国大难免脾气大；第二次是服务员的态度极其亲善，而“扬州干丝”的味道——基本上没味道了，只能说是凉开水泡干丝，后来可能私人承包了，自己家的当然处处要算成本。其实不算也知道，凉开水肯定比鸡汤便宜。

夫子庙就在秦淮河边，秦淮河就在夫子庙旁，南京人去那一带就说去夫子庙，外地人去那一带就说去秦淮河。秦淮河无疑比夫子庙著名。那么南京人去那里为什么只说去夫子庙呢？秦淮河过去一片欢场，说去秦淮河有风月之嫌，说去夫子庙，尊孔读经，那多体面。全本瞎说。

贫穷的棉花，它的血色：睡袍上噪音的体型。站在燕子矶上，我望着长江北面，想起了那里的棉花田。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我的日记，不妨抄上一段：

1927年，陶行知在当时的燕子矶乡创办晓庄师范，培养乡村教师。燕子矶里新竖一碑，上有陶行知的笔迹：“想一想死不得。”有酒樽石一块，附会李白，以酒樽石为杯，长江当酒，所谓“吞江醉石”。鹰盘旋我头上，试图接近一群鸽子。

钱松岩画燕子矶，烟囱无数。

回去途中，在长江路上，见一路牌上有“石婆婆庵”“杨将军巷”等地名，大有六朝风味。

现在所说的“六朝”，或者把南京说成“六朝故都”，在我看来，不是历史，而是个意象。如果按历史算，南京应该说九朝故都了。三国时期的吴、东晋、宋、齐、梁、陈，这是六朝。唐诗人很迷恋的。后来不是还有五代时的南唐、太平天国和民国政府吗？实在六朝是唐诗的意象，我也是很迷恋的。

没去鬼脸城，就去江浦。江浦尽管在长江以北，但我认为它还属于江南文化圈。所谓文化圈，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东西，想让它